

农妇为贪官立碑

文/片 本报记者 刘彦朋

头发有些花白,穿着大花短袖;做饭、洗碗、接孙子上学、伺候96岁的老婆婆,如果不是戴副金边眼镜,平度市城关镇金钩子村63岁的张秀芳,看上去与村里其他农妇真没啥区别。

但从去年开始,小学四年级没读完的她,因为坚持在看电视节目时记贪官笔记,一下子红透网络。最近,就在她的贪官笔记记到第八本时,她又做了一件让全村人唏嘘的事——在村里立了两块刻满贪官名字的石碑。

“石碑不会像笔记一样,时间一长就烂了,还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些贪官。”张秀芳说。

“贪官都被法办了,俺就想谢谢党”

6月19日,张秀芳起得很早,不停地来回踱步,还跑到大门口张望,想看看帮她立碑的人来了没来。

老伴陈淑训也一早骑着电动三轮车跑到贾家营建材市场,花20块钱买了袋水泥,建材店老板听说陈淑训的老伴要立贪官碑,白送给他一些沙子,还从自家院里搬出几十块砖,帮他凑齐了第一块贪官碑底座的原材料。

“那两块石碑从大泽山拉过来一星期了,因为孩子他爸没把底座弄好,我一直催他,不管说啥也要在6月19日那天立出去,那天是俺们村大集,来的人多啊。”那天的张秀芳很激动,她说从去年秋天开始,她就琢磨着立贪官碑,但“没那么多的钱”。

后来,张秀芳花4000多块钱,终于刻好一大一小两块石碑。“多亏有个小企业的老板赞助,否则俺真立不起。”

不过丈夫陈淑训还是不满意,按他的想法,要立一块宽约6米,长1.5米,厚度20多厘米的贪官碑。“那样刻得名字多啊,放在外边坏人也不好破坏,只是得花好几万啊。”

19日上午8点,来帮忙的人都到齐了,众人拾柴火焰高,那块

小点的石碑很快就在张秀芳家里立好了。在这块石碑上,刻了26个贪官的名字,排在第一的就是“文强”。

上午11点,陈淑训把另外一块稍大点的石碑抬上电动三轮车,准备把这快立到村西头广州路与人民路的十字路口去,那会儿正是大集人多的时候。

“还有6挂鞭,10块钱一挂,一挂800响呢。”张秀芳比划着。

一行人簇拥着三轮车和贪官碑,在十字路口东南角把石碑立了起来。碑的正面刻着:“劝君莫入贪官录,人间正道是沧桑”,几个大字正对着广州路。背面的标题是《贪官录》,下面刻着39个贪官的名字,其中包括马向东、慕绥新等。

“第一挂鞭刚响,人刷一下就围过来了,拍照、录像,我就站在碑旁,谁问给谁说说咋回事。”虽然过去好几天了,张秀芳还是有些激动。

“问俺为啥立碑?俺一直有这么个想法,想趁今年建党90周年,放放鞭,把贪官碑立起来,算是献给党的一点心意。”张秀芳说,上面刻的贪官都是被法办的,她就想谢谢党。

“来看的人多了,就觉得这碑太小”

没过几天,张秀芳、陈淑训两口就觉得把那块大贪官碑放在

村口大街上,不放心,又拉回家里放着。

不过她很快发现,即使把碑放在家里,效果也不错。“天天有好几拨人过来看,还有人专门从泰安、即墨过来呢。”

6月22日中午,即墨经济开发区的修相方老人,让闺女开着车,带着儿媳和邻居,来到张秀芳家看碑。

修相方今年68岁了,以前在村里当过生产队长、副书记。他觉得一个不识多少字的老太太都能站出来公开反腐,很不容易,“说啥也得过来望望。”

50多岁的张洪尚是新泰人,原本在青岛打工,一听说张秀芳立碑的事,也赶来在张秀芳家住了好几天,表示要好好学学老太太的做法,回到村里不光要宣传让更多人反贪官,还要普法,让大家都懂得法律。

来看的人越多,张秀芳越觉得这两块碑太小,“一共才五六十个名字,最起码也得把我从贪官笔记上筛出来的100个全刻上。这100多个里面有卖地牟利的土地爷爷、土地奶奶(指因土地腐败的贪官),还有卖官帽的,我最烦这三种。”

自从写贪官笔记出名后,张秀芳接触的记者越来越多,她觉得自己的胆子也变大了。“有啥事就想让报社、电视台、网站好好给他们曝曝。”看到有人去信访部门反映问题,她会拿出手机“咔嚓”、“咔嚓”偷拍几张照片就



▲张秀芳和她的贪官碑。

跑,现在她手机里已经存了700多张这样的照片。

张秀芳现在评论时事时,不像以前那样说急了张嘴就想骂人,更多的时候是喜欢摆事实讲道理。温总理在新闻联播里讲过的话,她张口就能说上几句。

她在电视上看见有很多地方把农民的庄稼地都卖了,就很生气地端坐在沙发上说:“土地是农民的命脉,关系到子孙后代的温饱问题。”这可是温总理提出来的,中国的土地本来就少,三山六水才一分田啊。”

“贪官也是爹妈生的,也是人”

张秀芳爱看电视,不过平时她只看新闻、法制类节目,从不看电视剧。

但她一直很关注草根明星,她对“大衣哥”朱之文、刘大成都很崇拜。“站在台上,朱之文的毛衣袖子都开线了,一看就是咱普通老百姓,显得亲,人家都是靠勤学苦练,有真本事。”张秀芳说。

她记得有一次在一档娱乐节目上,有主持人问朱之文,如果他

中了10万元大奖或者给他10万元,他拿这些钱做什么?朱之文回答说去赞助比他更穷的人。“你看他本身条件都不好,还知道帮助别人,那些贪官呢,贪了好多钱,还想把所有的钱都往自己兜里放。”不管聊起什么话题,最终,张秀芳都会落脚在贪官身上,她说节目看了这么多,太恨那些王八玩意儿了。

一看老伴骂人,陈淑训就会提醒她:“你有事说事,贪官也是爹妈生的,也是人。”

为了扩大战果,张秀芳还开通了微博,最初是小儿子带着她开通的,还是实名认证。现在是她口述,大儿子帮她打字。

“我刚发了几条,小儿子就打电话问,是不是大哥帮我写的,肯定不是我原话。”张秀芳得意地说,怎么会不是她原话呢?大儿子每次打完,她都要仔细看一遍,再往上发,她觉得小儿子是怀疑她的水平。“虽然我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,但我记性好。”

“通过这些办法,跟我站在一起的人越来越多。”张秀芳说,特别是她家的亲戚、当年一起贩菜的同行,甚至还有老伴的战友,都会不定期到家坐坐,听她讲又有哪个贪官被法办。

长城上捡垃圾的威廉

文/片 本报记者 廖雯颖

55岁的英国人威廉·林赛自己也没有料到,因为媒体报道他在长城上捡了11年垃圾,他出名了。这些天他在北京坐出租车,有的哥从后视镜里打量他,然后忍不住扭头说:“你不是那捡垃圾的外国人吗?”

威廉认为自己实至名归,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会忍不住自夸:“我应该是在长城上捡垃圾最多的人了。”

但威廉也觉得有必要对他的“洋垃圾哥”称号做点解释:“我遇到很多人说,威廉爱在长城上捡垃圾。我不是爱捡垃圾,我是爱长城,我不愿看到长城上有那么多垃圾。”操着一口浓重的英文腔,威廉努力地表达他的意思:“这是很辛苦的活,但是我会坚持做下去。”

威廉跟长城的关系不只是捡垃圾那么简单。1967年,当威廉还是英国利物浦小镇上的一名11岁男孩时,他就有一个长城梦。

新来的校长告诉他的学生,你们枕边应该有三本书,其中有一本必须是地图册。看着中国地图上蜿蜒的长城,威廉想象着,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到中国看看这个伟大而古老的建筑呢?

他把想法告诉校长,校长说:“你选中的目的地挺好,但恐怕你去了。因为中国有文化大革命。”

20年后,威廉已经31岁,他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——徒步走完了从嘉峪关到山海关的2470

公里长城。

由于语言不通,路也不熟,威廉到北京后,在建国门外,他请两位中国大学生在他随身携带的日记本上写了一段话,对这段话,威廉至今倒背如流——“亲爱的中国朋友们,我叫威廉·林赛,我来自英国利物浦。我一个人要跑万里长城,从嘉峪关到山海关。你能帮助我吗?我要一顿饭和开水,在你的炕上睡觉。如果你能写字,请在这个本上写下你的名字,村名还有长城故事。中英友谊万岁!”

“挺有用的。”威廉挺得意最后一句的点睛之笔。就是靠着这个日记本和“中英友谊”,半中不文的威廉在徒步长城的夜晚得到村民们的接待,“吃饱喝足”后和家里的男人们挤在一个炕上过夜。

不过,这个“友谊”也遭受很多磨练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长城开放的地段极少,威廉没有通行证,长相又特殊,因此显得“形迹可疑”。威廉曾先后9次被公安机关擒获,还被限期离境,“带的几千块钱最多的用途就是交罚款”。

1987年8月底,几经磨难后,这个顽强的英国青年终于到达长城的东头山海关。枕着薄薄的防潮垫和睡袋,他美美地在山海关长城上睡了一晚,满天星斗就在头顶闪耀,远处是一片美得无法形容的莽苍树林。

这不是威廉长城故事的终结,而是一个开端。

1990年,威廉辞掉了英国的工作,带着中国妻子吴琪到中国

定居。他在新华社和中国日报当顾问编辑,空闲时间都花在对长城的系统调查研究上,他为长城的伟大和复杂而着迷。

也是从那时起,他逐渐发现长城面临的环保问题:随着长城的开放,北京地区的许多段长城垃圾遍地,城墙上乱刻乱画,旅游基础设施的过度发展也在危及长城的生存。

“我开始想长城的未来,一百年后的长城是什么样子?”威廉心痛了,他向妻子抱怨长城遭到了污损和破坏,却被妻子呛了回去:“有空抱怨还不如做点实际的。”

2001年,威廉在香港注册了“国际长城之友协会”并担任会长,妻子吴琪是会长助理。协会的宗旨是“协助中国文化、文物部门保护长城原貌,应对相关挑战”。

只要是跟长城有关的,这个协会都感兴趣,但协会坚持最久的,还是在怀柔箭扣长城的捡垃圾项目。

2000年5月起,威廉雇了怀柔雁栖河西栅子村的6名村民,定期清理村子附近的箭扣长城。每个月威廉会付给6个村民每人450元工资,让他们在种田、打小工的空闲时间捡垃圾。

11年来,这个项目的赞助商一变再变。今年5月1日,因为赞助商不再继续,雇村民捡垃圾的项目不得不终止了。“他们(赞助商——编者注)可能觉得已经做得够多了,没有新鲜的东西,只是不断付给村民捡垃圾的工资,捡



▲威廉坐在山海关长城上。

垃圾,捡垃圾,捡垃圾……”

但威廉从不说他的工作是捡垃圾,而是“改变大部分人的脑子”。

“如果你跟我一样,在野外看到别人乱扔垃圾会说他们,那就很好。”威廉用他新学会的成语解释:“这不是一蹴而就的。”

有时候看电视,新闻里评论,长城是中华民族珍贵遗产,却被国人污损,反而是一个外国人在自毁清誉,国人应为此感到汗颜羞愧,威廉就会很直接很实际地说:“羞愧是没有用的,我想做的事情是让人们更加积极地投身环保。你应该把环保的想法付诸实践,去影响你的家人、同事、周围的人。”

这个有着蓝灰色清静眼睛的英国人,不断用结结巴巴的中文夹杂着英文表达他对长城的爱:“在世界地图上,只有一个建筑就是明长城,只有中国有这么大的建筑。太阳从丹东走到嘉峪关,要1个小时20分钟!”

威廉说最让他伤心的,就是2004年他在华盛顿购买的地球仪

上发现长城消失了。他不清楚消失的具体原因,但来自中国长城专家们的考察表明,原长6700公里的明长城,已有1/3彻底消失,还有1/3正面临消失的命运。

其实这些年,威廉不仅捡垃圾,他还写过书《独步长城》,在全球范围内收集长城的老照片,并跋涉45000里拍摄对比照片,还在陕西、北京和山海关等地办《万里长城百年回望》图片展并集结成册……

当威廉因为捡垃圾的事出名后,有人在网上拿他和白求恩比较:“一个外国人,毫无利己的动机,把中国长城的保护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,这是什么精神?”

听到这样的评价,威廉的表情带着一丝严肃:“我不是雷锋。我也得谋生,照顾家人。我拍纪录片,写书,为长城做讲座,靠这些挣钱,否则的话我不能成为一个保护长城的志愿者……”

说这话时,威廉的眼神非常干净,一如他刚刚捡过垃圾的那段箭扣长城。